

血火歲月如煙逝 屠城鐵證鏘鏘來

傾家財建博物館 集資料證日軍暴行

關於南京大屠殺這段慘痛歷史的記憶，不僅存在於倖存者的回憶中，存在於南京這座城市的各處遺跡中，也存在於社會各界對與這段歷史相關的證人證物的研究和保護中。他們之中，有的通過編寫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讀本的形式將那段記憶帶入課堂，帶給下一代；有的堅持從事大屠殺史研究，不斷完善研究領域對於南京大屠殺的資料收集；更有人成立志願組織關愛大屠殺倖存者等等。南京民營企業家吳先斌，則傾盡財力建立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，多年來搜集南京大屠殺珍貴史料3,700餘件。正是這些人的共同努力，形成了日漸豐富的南京大屠殺社會記憶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勇、實習記者 朱皓 南京報道

國家公祭系列報道 社會記憶篇

遇難者 VICTIMS 300000 遭難者



■志願者陪同陳素貞老人外出遊玩散心。 本報南京傳真

民間組織數年 援助百餘倖存者

在南京，有一個名叫「1213志願者同盟」的民間組織。在志願者文心的帶領下，專門從事關愛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活動。數年來，這個民間組織累計尋訪和援助倖存者近百人。

2007年偶然參加的一次公益組織活動，讓文心開始接觸到了倖存者。2008年1月，文心走訪了第一位叫周粉英的倖存者。周是公開身份的慰安婦。文心說，見到老人後，當時自己就哭了，捐出身上的錢後，她暗下決心去尋找、幫助倖存者。隨後，文心陸續在論壇上發出「關愛大屠殺倖存者活動」的帖子。短短幾天，響應者甚眾。她此後便成立以QQ群為主體的「1213志願者同盟」。目前，同盟已有百餘名志願者。

線索缺乏 探訪不易

「倖存者名單有社會公益組織提供的，有倖存者介紹的，也有自己找的。」文心說，尋訪過程很艱苦，有時只知道倖存者的名字，不能確定住址。前兩天，她剛接到一條線索，只知道老人住在南京高淳的一個村裡，名字也不能確定，這樣找起來就很費勁。

心理物質齊關懷

最令文心難忘的是一位名叫陳素貞的倖存者。老人今年92歲，身體很弱，藥不離身。身體上的病痛對老人來說不算什麼，1937年那場浩劫始終是老人的一塊心病，像夢魘般伴隨一生，「每晚入夜，我總能夢見親人們，一家八口人，只有我僥倖逃生，其餘全死在鬼子的屠刀下，太慘了。」

文心和志願者聽說後，不時來到老人家提供幫助。文心不但給老人配了助聽器，還給老人訂了全年的牛奶。除了物質上的資助外，文心還十分注重心理疏導，經常組織志願者看望老人，與老人聊天，並請心理醫生為老人診治，還經常將老人和其他倖存者聚到一起觀看演出，豐富老人們的精神生活。



■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雖然不大，建築卻非常醒目。實習記者朱皓 攝



■有中學生來博物館參觀，吳先斌親自講解。 本報南京傳真



■吳先斌費盡周折得來的照片證實，日軍確曾在仙鶴門屠殺中國軍民。 本報南京傳真

南京安德門大街48號，一棟不起眼的四層小樓隱藏在周圍的建築中，但「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」幾個漆黑的大字又讓它格外引人注目。博物館面積不大，僅百平方米，但佈置卻獨具匠心，簡樸卻卻凝重，震撼人心。

工廠收入養博物館

吳先斌在南京經營一家裝飾工廠。開館八年，以廠養館，用他的話說，「保護民族記憶不僅僅

是國家的事情，民間人士也要參與進來。」八年來，他將工廠收入的一半投到了博物館。但一路走來，付出的遠不止金錢。「在公共傳播中，我對這段歷史的理解比較籠統和抽象，出於好奇，我開始搜集民間文物來印證，並於2006年正式創辦了這家民間博物館。」他說。

四處奔波 收集藏品

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的各式軍刀、江南水

泥廠難民區中方管理人員使用過的望遠鏡、日本軍人開槍殺人取樂的照片……館內有藏品3,700餘件，所有藏品和書籍，都是他四處奔波收集而來。當中，吳先斌認為頗有價值的是一張南京仙鶴門大屠殺的照片。「這張照片是日軍自己拍攝的，照片上到處都是死屍，慘不忍睹，是日軍在南京屠城屠鄉的有力證據。」他表示，「侵華日軍為了炫耀戰功，各部隊都有出寫真帖的習慣，這張照片就出現在日軍攻打南京部隊之一的伊東部隊寫真帖內。為了買這套資料，我坐了10個小時的火車，嘴皮子都快磨破了。」整套資料共花5萬元，但吳先斌覺得很值，「紀錄日軍在南京仙鶴門暴行有文字史料，但圖片史料一直比較缺乏，這張照片無疑意義重大。」

「我希望用民間記憶的方式，來打造這段歷史。每一個經歷過這個時代的人，都是我們的記錄對象。」吳先斌說。

南京專家收集史料 幾十年如一日

今年是「中日網」上線10周年，這個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辦的網站，主要發表一些研究南京大屠殺史實的最新學術論文，讓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沒想到的是，這個學術性網站「火得很」，現在已經有日均兩萬多人的瀏覽量。而張連紅已潛心在該領域鑽研幾十年。



■張連紅堅持研究南京大屠殺史實數十年，出版多本著作。 本報南京傳真

作為國內著名的南京大屠殺研究專家，回憶起當年開始搞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時候，張連紅說：「太難，甚至我的老師當年都勸我別搞這方面的研究。」他讀博士時，曾寫過多篇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論文，但他的導師張憲文卻勸他，「南京大屠殺這個課題政治性太強，進行學術探討的難度較大，你最好不要做這樣的課題」，但張連紅卻依然堅持。最終，老師被說服了，開始指導他收集相關史料。

尋訪倖存者 跑遍南京周邊

「國內的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是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，我剛剛開始研究的時候，相關的史料可以用奇缺來形容，想找本像樣的書來做參考都找不到，張連紅只能自己找第一手資料，「就是跑圖書館檔案館，把那些零碎的資料收集起來。剛開始，複印都不方便，有的時候只能靠手抄」。1998年12月，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成立，此後仍然面臨着史料缺乏的困境，尤其是像大屠殺倖存者證言這樣的第二手資料，更是奇缺。張連紅只能帶着中心的同事和學生們利用周末的時間去尋訪倖存者，「整個南京周邊都跑遍了，光是江寧的兩個村子，我們就給幾百名倖存者做了筆記，這些資料現在都是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證言了。」

出版多部權威著作

正是因為有了這些珍貴的資料，張連紅和他的研究中心關於南京大屠殺史實的研究才日漸豐富，出版了多部在國內外產生廣泛影響的學術著作，其中《魏特琳日記》、《南京淪陷八年史》、《屠殺與抗爭：抗戰史事與人物研究》等書已經成為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權威著作。

編寫中小學讀本 銘記屠城歷史

吳曉茅稱為編公祭讀本，自己5個月幾乎未曾休息。 實習記者朱皓 攝



隨着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讀本最後一部分《警示思考》在月初首發出版，涵蓋小學、初中及高中的國家公祭讀本已全部出版完畢，將供江蘇全省的學生使用，並列出了專門的教學課時。讀本中開放性問題設置和課外活動建議，就是讓孩子們在思考中更深刻地記住這段歷史

這套讀本分為三冊，分別是小學版的《血火記憶》、初中版的《歷史真相》及高中版的《警示思考》，分別根據不同年齡層的孩子設置了南京大屠殺相關內容。

教育局長不眠不休親自編審

南京市教育局局長吳曉茅的另一個身份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

祭讀本編委會副主任，今年6月至10月，他幾乎一天都沒休息，一直在忙讀本的編寫工作。吳曉茅指着讀本封面上的印章式書名，「光是這個書名用什麼形式表現，我就想過不下5套方案，最終選定了這種印章式書名，寓意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鐵板釘釘，像印章一樣永遠刻在那裡，不容否認」。不僅是書名的表現形式，書中每個段落的小標題、每篇文章的選取，包括每個篇目後面的課外活動建議、每個問題的設定，吳曉茅幾乎都親自擬定，「幾十人的編寫組，編輯出來的每篇文章我都要親自看，有的時候凌晨有人傳稿子給我，我就從床上爬起來馬上，時間太緊，實在耽誤不起」。

高中版數易其稿

讀本高中版編寫組長袁廷虎說起編寫讀本的日子，連連感歎「太苦了」，「我有段時間都怕見到吳局長，因為一看到他，搞不好此前的整個高中版讀本就要推倒重來」。事實上，高中版從拿出草稿到最後成書，光是推倒重來就經歷4次，小的修改和調整更是數不清。

正是因為編寫組的高強度工作，整套讀本才層次分明，史料無誤。高中版《警示思考》的課後問題設置更是極具開放性，沒有標準答案，只是提倡學生自己思考，自己得出結論。

吳曉茅現在最大的心願，就是這套公祭讀本能盡快在全國推廣。



■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讀本一套3冊，涵蓋小學、初中及高中。 實習記者朱皓 攝